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三

題跋

書諸葛忠武侯傳後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二卷宋南軒先生張宣公之所訂者板刻在南京國子監有甲乙兩本皆殘缺不完文亦小異予嘗携入史館請閣本參校之手自鈔補如上而乙本殘缺為甚不復成編矣然乙本有附錄一卷得可屬讀者南軒先生記贊詩四篇論學獲出而不可交也輒校以附甲本之後予嘗見朱子有與何叔京書及武侯贊跋卧龍卷詩多與南軒所傳相發輒錄以附宋季有清江明洵直者訂出師表



中脫誤數處及補亡七字見蘆浦筆記而人多未之知也又錄以附將寄南監補刻以傳惟南軒先生以丞相忠獻公之長子當宋社之南力排和議倡復讐之舉其心事實與武侯同故倦訂此傳以見志且力非武侯之子瞻身兼將相不能力諫以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真主之一悟兵敗身死僅勝於賣國者耳故止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之長而餘固不足書也為法嚴立義精如此是豈陳壽輩所能窺其萬一至求其旨意所在直將以拯天綱紓國難而不墜其世烈不撓于一毫功利之私則去今雖數百載而讀之猶有生氣也非有得于聖門正義明道之說

惡足以與此哉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公乃注楚詞傷宗國之亡以蔡西山之竄决道之不行乃注參同契致長往不反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事非得已者而世猶疑其長詞華之習倡導引之端所謂淺之為丈夫者類如此因併及之以見斯傳之非徒作云爾

題明良慶會卷後

明良慶會一卷續漢程氏之所藏也卷之為石刻者七為真蹟者一其石刻之第一紙宋理宗御製詩一首蓋和其先世祖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吉國文清公元鳳者也褚尾識以御書之寶第二紙即公之書



蓋寶祐丁巳禮告成公上此稱寶故理宗用寶以  
答公也詩後有公自序第三紙以後皆御劄其一嘗  
在景定庚申蓋公罷相後起拜觀文殿大學士判平  
江故中有吳門為股肱郡非股肱臣不足以居之語  
其二則答公辭免平江召命故中有不必辭吳門之  
行以孤朕意之語二紙皆在是年之八月其三則答  
公第三紙辭免者故中有朕欲煩卿以政而非以是  
寵卿之語又引向敏中之事以况公當在辛酉之七  
月考之庚申五月方召賈似道還朝拜右揆兼樞使  
故公三辭而後受命蓋忠邪不能並進從古然也其  
四則自平江召公為特進醴泉觀使兼侍讀者當在

是年之十一月故中有報政輔藩趣還經幄之語其  
五則答公辭免侍讀召命依所請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者考之家傳至此蓋三疏矣故中有累詔趣發辭  
則如初勉遂雅志俾奉外祠之語當在壬戌之四月  
蓋去年七月似道方進位太子太師為經臣首故公  
力辭召命奉祠而去觀諸御劄可見而史傳於侍讀  
之召若曾供職然者誤也紙尾皆有付程元鳳四字  
加以御押而旁復有四字與押皆同者外封也宋制  
凡羣臣有所陳乞就章後批之則謂之內批而不用  
寶別降手詔或有御製詩文賜予臣下則謂之御筆  
其字內嬪代書者則用詔書之寶或自書或代書者



則雜用御書之寶或親筆則用押而不用寶此卷前  
三詩用御書之寶後五劄有押而無寶在當時必親  
書而更代以來亡矣其真蹟一紙則公在講筵時所  
上備邊劄子以朝請大夫行右補闕兼侍講繫銜當  
是寶祐癸丑之五月考之是時元兵方日寇漢蜀荆  
淮之地故公拳以方田遊擊二事為言議論不回  
而區畫有道蓋鑿乎可行者終篇復引孝宗謂輔  
臣之語曰士大夫於家事人之理會得至於國事則  
諱言之蓋不特當時然也劄之後有墨書依字一蓋  
即所謂內批考其時與事亦莫之能用也宋制凡臣  
僚奏疏由都進奏院而上聞者謂之奏狀面陳及徑

至御所者謂之劄子宰執兩省及內外官登對與夫  
帥漕郡守武臣有事涉兵機者許用劄子餘則皆用  
奏狀公之此劄蓋所謂登對者也其結銜之上帶行  
字者蓋階高而官卑者謂之行階卑而官高者謂之  
守官階相等則無之蓋階所以序品而官所以寄祿  
也劄之前有二十八日未時七刻降九字者蓋自御  
所下之中書省之吏誌其時日且著之籍以憑稽對  
然後下其事於所司今此劄乃藏之於家蓋有不可  
曉者豈公入相時自以為已物因取而藏之乎公之  
七世孫孟嘗集公家傳之類為一帙而好事者題曰  
明良慶會錄此卷蓋蒙其文者錄所載視此增御製



詩凡四御劄凡三十有一奏議凡八蓋雜得諸別集中而此卷則當時石刻故本與其蹟尤可寶也明良慶會予不知所以名之意豈以理宗詩尾有賡歌之後可無詩之句故好事者摘此四字以弁其前乎夫以理宗御翰及公之奏議君臣詞章萃諸一卷之中固亦有若明良相遇者然以予觀之則不然公之相理宗也僅十月而罷既罷而起也嚮用之意雖勤焉見諸詞翰之間然前則為丁大全之所睨後則為賈似道之所軋故公終不能安於其位以盡其所學遂翩然為長往之舉考公之平生豈不願為良臣者哉古之明君任賢勿貳理宗其有合乎甚哉明良

相遇之不偶也公子孫皆居歛之槐塘而從子浙西發運司主管機宜文字贈新安郡伯宏祖始分處績溪生元浙東宣慰副使相生同知梅州燧生淳安薄景高雖更異代皆用公蔭入仕而同知五世孫太學生傳歲此卷來京師館于予出以相示予與公皆梁忠壯公靈洗後而傳於昭穆當字予為叔因題其後而歸之嗚呼傳也尚無忝於所生者哉

題續文章正宗後

浦陽鄭栢續文章正宗四寸卷其去取精審雖不逮前人亦不甚猥雜自感國以迨洪武初凡名家世臣其文之可見者蓋不能無賴乎此也其後義烏王徐



盱江張光啓校而刻之因各入其私集遂為此帙之  
累觀者病之暇日輒命侍史伐去二氏所增詩凡二  
十三首文凡八篇其中若王國博紳王贊善汝玉王  
學士英鄒庶子緝陳侍郎連固皆一時文章巨家但  
不宜先置於此當與方正學楊文貞諸公別為續集  
以附庶乎得之永樂二勅原無代言者名氏今亦不  
敢登載云

題文公梅花賦後

文公舊有前後續別四集行世而後集亡矣此賦見  
事文類聚中固後集之一也公九世孫永年丞楸出  
梅花圖相示因語及之遂請錄置其上用補家乘之

闕云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學士院莊夏誥後

宋制凡公移則官高者居左制誥則官高者居右蓋  
公移乃官府往來之文具署名及觀者皆南面故列  
銜得以左右為尊卑制誥乃臣下受之君上署名及  
觀者當北面命詞在前故列銜者悉從其後也惟中  
書省牒畧與誥身相似而實不同在宋時已有誤認  
之者矣而張駕部汝弼復以是致疑予恐觀是誥者  
因駕部而以為贗故一訂之

題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後

右欵人朱克紹所藏宋龍眠白描淵明圖凡十有



二此其一也淵明之事有程朱二夫子定論後學宜無所復置喙者吾友翟少卿拜光忽大書一跋并和歸去來辭欲自學孔子而以不仕無義責備淵明予讀之為之大駭夫淵明自以晉朝世輔耻復屈身劉宋故始終託詩酒以自晦而人莫之知也朱子綱目大書晉徵士陶潛卒於南宋之朝可謂得淵明本心於千載之上者矣淵明平日詩最冲澹至於詠荊軻則激烈之氣奮然如不可遏以秦論宋也平日與物無競至於檀道濟饋梁肉則峻却之以道濟事宋為心膂也此其心當何如哉而以孔子不仕無義譏之大失言矣朱子楚辭深罪楊雄而右淵明雄之罪正

坐以孔子自任而誤認不仕無義之語遂失身於莽耳惜吾友生程朱之後而為此言故不得不一訂之

跋婺源環溪宗家思家錄後

右思家錄一帙婺源環溪程氏之所藏也環溪程氏本朱韋齋先生母家其後允夫先生復以中表從文公先生游允夫弟冲夫六世孫本中當元季之亂以陳友定方為元守八閩乃避地依朱氏于建陽不能復返桑梓手書家事三十四條授其子文仁俾歸婺源凡祀先睦族持身保家之說既詳且密蓋非力學精到者不能有此然考其時當在

國朝已定江南之後方是時鄧愈王克恭前後以勳



戚開府新安居民按堵流亡復業本中蓋可歸矣而不歸卒以客死觀者不無感焉然吾於此則深悲夫仁人志士之見各有所在蓋至死而不悔也初元季紅巾盜起婺源人汪同建義保鄉閭一時賢豪多起應之本中之凡敏中實與共事又有子女姻戚之好未幾天兵下新安愈執同送金陵

高廟壯而釋之俾還守婺源以克恭監其軍事久之同北走燕復受元命至兩淮經畧南事為張士誠所給死姑蘇趙東山先生為同立傳以比漢關羽蓋確論也然則本中之不歸殆以是歟不然何其當歸而不歸也考之本中素與箬嶺宗老禮部以文先生及歛

鄭師山先生友善其避地于閩又與尚書貢公師泰秘書揭公泌友善本中先嘗捐田五百畝建遺安義學師山記之後燬于兵而貢公為之跋其言曰治平有日尚當拭目盛事本中祖母死貢公銘之而揭公為之跋其言曰俟四方之寧歸而刻石嗚呼觀諸君子之言則夫海桑之感黍離麥秀之悲在當時必有不病而呻吟者矣此本中之所以不歸也載考史及傳記師山死于歛貢公死于閩以文死于浙揭公死于燕皆凜如秋霜皎如烈日至今讀其書想其人竦然髮豎肅然心警而本中皆獲與之相游處聽其論議矧又出於大賢君子之姻黨薰陶漸漬之有素則



其所養之深所得之粹從可知已惟我

高廟之興應天順人汛掃胡孽其功雖武王誅紂漢高  
滅秦蓋不是過然有為元盡節而死者必嘉予之所  
以勵臣節為世勸而夷齊之餓兩生四皓之隱亦不  
能無焉則夫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有不依形而立  
不隨死而亡者此吾於本中之錄為之三復不能已  
也成化十八年壬寅秋九月三日敏政因會譜于南  
山堂書

書蘇氏古史朱子漫記所載程公孫立孤事後  
按程公孫立孤之事見司馬遷史記劉向新序而蘇  
轍古史以左氏不載辭而闢之朱子亦疑子華子為

贗書而立孤之事頗見其中是二公危忠苦節幾不  
白于後世甚可惜也夫左氏失之誣而蘇氏專用之  
以駁史遷固已不能無偏聽之蔽矣敏政近讀邵子  
皇極經世書而後知蘇氏之果於不審也經世書謂  
趙朔以屠岸賈之亂而死于前趙括以莊姬之  
譖而死于後本兩事也而史遷誤書為一若分而書  
之其事自明經世乃朱子所信重者惜當時偶未之  
深考耳觀其載此一事以漫記為名則固出于一時  
偶爾之說豈若蘇氏之可憾者不特此焉象謀舜益  
避啓皆出孟子之口而一切辨之以為無有則其他  
尚何責哉金仁山通鑑前編專主邵子決趙愈明而



仁山則朱子之正傳也觀者自是可以釋然無遺憾矣嗚呼是豈獨以慰同姓之親凡讀其事想其人慨然有感于斯而與其愛君死友之念其於倫理世教豈不大有所益哉

書李北海所撰先長史府君碑後

按李邕此碑作於開元十六年而林寶所著姓纂在憲宗元和之際相距百有餘年耳不見此碑碑稱重安侯嚮即忠壯之孫嚮生育育生皆皆生弘弘生大辨而姓纂乃謂大辨居中山雖言五世祖忠壯而不知其所從出其疏脫如此鄭夾際謂寶不自知其姓之所從來其不深考無足怪者宋太宗厭館閣所貯

六朝暨唐人文集浩瀚無統命學士宋白等選為一千卷賜名文苑英華其間所取李邕之文甚多而此碑在焉下至仁宗至和初上距太宗之朝不過七八十年而歐陽公作先文簡公父冀國公碑止據姓纂不見此碑又下至哲宗紹聖間上距太宗之朝亦僅餘百年而宗人都官祁撰程氏世譜三十卷其定著中山譜亦止據姓纂不見此碑雖曰文苑英華在當時卷帙太多人所難致編選未精人所厭觀然歐陽公辨博考索之功亦容有如劉原甫之所少者彼其定著歐陽氏譜與唐世系本出一手而自相矛盾則亦何有於他人哉至於祁之世譜上下千有餘年



凡程氏之見于載籍者錯綜而附麗之事靡或遺而文足以發其辨傳考索之功要以為難顧乃妄為忠壯公五世孫名以著于譜而忠壯五世孫名載于邑碑而未亡者反不之見則其餘所定著又可知矣獨以此碑沉埋闕伏數百年當其本朝如林寶者號通姓氏之學而不及見當宋之時如歐陽公者以譜牒名家而不及見如都官祁者定著一宗信譜果於必傳而不及見沿至于今上距此碑世愈遠而言愈湮如敏政孤陋本無所知而乃於館閣之下獲見於緇閱之頃是豈獨文章之顯晦固自有時而家世之真贋遂由此決謂非一宗之大幸不可也謹拜手而識

之其餘曲折已辨譜圖下者茲不贅

書舊唐書橫海藩鎮列傳後一

按宋都官宗人祁據元和姓纂及唐書為兩譜謂天辨為中山房謂元皓為滄州房敏政少讀之則已疑大辨之孫皓與此元皓者當為一人蓋定州則古中山郡而元皓之子日華特仕于滄耳其實家定州安喜未可全舉其族以歸之滄也其後考唐代宗德宗實錄於日華小傳曰父皓為定州刺史始居定州於史朝義小傳曰朝義既死其偽署定州刺史程元勝等悉舉其地以降乃知皓與元皓果一人而修史者不審徒見定州有兩程刺史遂誤以元勝之事移屬



于皓而又更其名為元皓也跡是觀之舉八州之鐵  
不足以鑄其錯矣所最幸者新舊史於日華本傳俱  
曰元皓於朝義本傳俱曰元勝有若天誘其衷而不  
泯其迹以為後人尋疑勘誤之地使其改而從一則  
豈可以復正式左傳田恒與闕止爭政田恒殺之而  
闕止實字子我太史公作孔子弟子列傳遂言子與  
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使非後賢因事考言以  
訂太史公之失則宰子蒙惡名於千載之上不可雪  
矣元皓之事何以異此敏政因定著家譜而為之說  
非獨以幸一宗亦使當著作者因之而有警也

二

按執恭一也舊傳以為懷直之子新傳以為懷信之  
子通鑑考異從新傳而今譜定著從舊傳者蓋嘗聞  
之舊唐書之例凡將相大臣書其出入年月壽歲短  
長與其子孫承傳典禮褒卹者皆據當時所上碑誌  
而修入之者也故其法詳其不書者則止據所存案  
牘與得諸傳聞而修入之者也故其法畧考懷直之  
傳謂其貞元九年因畋獵為懷信所拒遂入朝既而  
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  
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督執恭代襲  
父位苟非據懷直碑誌則固不能詳如此以別傳  
証之可見矣此舊傳所為可從者也至於實錄但見



當時潘鎮父死子繼習為故常因以執恭為懷信之  
子實未足為據考吳謂懷信既逐其父安肯復授其  
子則亦以事勢度之而未究其所以然者夫橫海二  
州地狹軍寡非若三鎮之強相傳四世皆籍朝命以  
為之重若懷直被逐而德宗始終優禮之者實念懷  
直之父日華當三鎮拒命之際獨挈一軍以歸朝拜  
而懷直既領父衆又願析兩縣置景州請除吏時河  
朔刺史不拜授三十年德宗深嘉其忠以徐申為景  
州刺史特陞橫海為節度首以懷直為之而懷直自  
請入朝德宗寵遇踰等且有太第宮女之賜其後懷  
信以疏屬而逐之德宗於此蓋未始不為之畜怒焉

第恐啓豐納戎姑容之耳觀其以虔王為節度使而  
以懷信佐之意可知矣然則懷信既死遣懷直歸鎮  
而擢用其子必皆德宗之意考異疑之殆不審之過  
矣或者又疑今所定著之譜於元皓之事方以實錄  
為可據於執恭之事又以實錄為可疑是大不然凡  
論事惟視理之所在何如耳一書之中固有此得而  
彼失亦安知無此失而彼得者若膠於一而盡廢之  
非善於讀史者矣

書韓義賓所撰先別駕府君墓誌後

按此誌出趙明誠金石續錄考明誠與都官祁實同  
時而明誠集此錄數千卷在當時最名博祁不相



聞乃用他書雜定宗譜而無取於是錄失之矣予得此誌而據以訂祁譜之大失者有三誌云君諱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自華橫海軍使祖懷直歸誠王皇考權邢國公而末云子巖孫秀二即文簡公太中兩房之所自出者也是足以證秀雖出於皓而非荆杞之子等而上之又足以證皓即元皓而非元勝以裨唐錄又足以證權父懷直而非懷信以佐舊史然此誌在明誠錄中考其跋語實不以文為足傳亦不以其事為可采特以其間字與今異者三十有四姑存之耳然有關於吾宗則甚大故歐陽公集古錄跋尾恒曰集此非以備玩好其間往

足以訂史之闕殆謂是歟考新舊史程氏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而士庸乃仕于鄉祿秩微甚竊考邢國公開府滄州賜第關中子孫必多官爵必顯而士庸者豈支子或庶孽受命北歸以奉塋墓而守桑梓者歟又文簡太中兩房並起中山遷河南舉首署其籍曰博野而此誌云家定州安喜而塋博野先塋考歷代志博野或屬定州或屬深州程氏大族在當時必有贍塋之田析居之子故安喜之後無聞而博野之後反盛也歟載考唐季定州屬義武軍節度王處存之所治也深州屬成德軍節度王鎔之所治也是時兩軍輯睦隣境無虞其下之人各得以



保立壟結姻媾故誌後書士庸之婿梁公孺乃成德  
軍內中門樞密使而子巖則義武軍都知兵馬使也  
公孺之名間見于史而歐陽公集古錄載其碑且云  
樞密使本唐內侍之職其後藩鎮僭置於此見之巖  
之名亦一見于史後梁乾化元年云晉王李存勗使  
大將周德威會成德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合兵攻  
劉守光如此而已誌稱韓義賓撰并書篆者義賓乃  
丞相魏公五世祖實事成德軍為判官魏公家集有  
脩復瑩域記考其時與事亦正與此合誌尾稱某年  
月日重立石者蓋此誌銘士庸歿時已瘞之壟中其  
後子婿並顯乃復樹之墓上也考巖之爵位應得贈  
典而此不書或另有石刻或附載碑陰蓋未可知而  
今則不可考矣

書唐人所撰先都知府君碑後

按此碑見唐朝類苑考其事與金石錄所載別駕府  
君誌尾其銜相合且中有懿爾巖哉之語尤足為證  
謹錄以附別駕誌後而考其詳以諗觀者云都知兵  
馬使在唐與押衙先鋒為節度使將校之職皆其所  
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勳縣伯之爵  
尚書大夫之貼職則皆請於朝而後命之大約如今  
之總戎自選其坐營把司之類而指揮千百戶之官  
則非有朝命不得擅進也持節諸軍亦謂之建節自



藩鎮專制之後多以其將校分典之蓋義武所領易  
定兩州此時為節度使王處直即碑所稱太原王也  
趙王乃王鎔為成德節度使領鎮冀深趙四州賊溫  
即梁王朱溫起宣武節度使篡唐稱帝燕寇乃燕王  
劉守光為幽州節度使領幽薊諸州晉乃晉王李存  
勗為河東節度使領澤潞諸州天祐唐哀帝年號此  
時梁已篡唐改元乾化矣惟河東及成德義武三鎮  
猶奉唐正朔朱子綱目予之可考也史乾寧三年朱  
溫遣兵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河東兵馬使王處直  
力戰拒之溫不能克反表為處直求節鉞詔以處直  
為節度留後故碑稱賊溫搆亂朋毒中夏王越在東

土受制宇下而碑稱公敷聞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  
哉正侯良哉厥使則處直為留後實遣公入奏于朝  
而得之初不繫溫之請也自天復元年以後溫取河  
中殺王珂又取河東沁澤等州遂舉兵大梁逼帝如  
鳳翔取華州還攻晉陽未幾進圍鳳翔取廊坊挾帝  
還長安終宰相崔胤遷洛陽竟殺帝太子即位是為  
哀帝故碑稱越茲元惡明肆虐羣大侮王度擅殺無  
人薄三川威五長縉紳管管不自即乃工者也碑稱  
王勢在厲階罔弗祇命：我亞旅客我近藩歸于本  
朝廷嘉茂功者意必處直嘗訪於公因遣公入覲故  
有尚書大夫之命所謂亞旅近藩皆指公而言蓋兵



馬使乃節度將校故謂之亞旅義武節度治定州分  
守易州故謂之近藩也天祐四年溫篡唐改元開平  
而碑不著者意方鎮隔越不得其詳且惡溫故削之  
而特以天祐紀元與晉趙合兵則其志可知也庚午  
乃天祐七年即梁開平四年是年溫遣兵攻成德軍  
處直與鎔共推存勗為盟主以拒之明年梁將王景  
仁進軍栢鄉存勗自將東下處直遣將兵五千以  
從至趙州與晉將周德威合屯于高邑相拒踰月遂  
薄栢鄉破梁軍河朔大震故碑稱溫益逞兇自汴襲  
趙殄軼殫寶虔劉暴骨公乃贊王輯睦爾隣推功于  
晉屯高邑鏖栢鄉執忠奮威罔敢加害者也史稱處

直遣將而不著其名以碑證之即公也史稱是歲劉  
守光僭稱燕帝出兵寇易定存勗及鎔合兵救之晉  
將周德威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  
燕祁溝關下之圍涿州守將劉知溫降梁主教之大  
敗走還晉遂克幽州執守光誅之鎔乃與處直共推  
晉王為尚書令置行臺故碑稱賊臣守光與溫濟惡  
伺間來寇公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易水之上  
破祁關下涿鹿二監皆遁執其大醜誠于軍門請偕  
六州允奉于晉證之於史無不合者公在此時與周  
德威王德明共事以拒梁燕其功名蓋已不小而獨  
一見其名于史餘無聞焉則史之闕畧可知也嗚呼



唐之季世方鎮擅兵蓋偃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義武一軍地狹人微獨依晉以自立而公道當其時贊輔其主帥以尊王復讐為志觀碑之所載首以君臣為言而溫與守光則聲之為賊凜然天經地義之不可僭而公又於股剝殺戮之餘養民救荒不遺餘力論一時之純臣良將公蓋有焉此易之人所為感之而有勲德之頌歟然則斯碑也實足以備史之闕而不當以諛詞例視之矣敏政於公實同所出故不敢以一家之私文為嫌而論著其大者如此

書明道先生墓誌後

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錄云明道誌文韓維持國撰水曼叔書韓氏家集經亂而亡然程氏家譜實載此篇今秘閣所藏亦有此集豈朱子一時訪求之未盡歟書伊川先生年譜後

按朱子云伊川年譜取証他書不能保無謬誤而朱季秀崑李公心傳嘗輯道會錄一書中有考異數段深有裨于年譜謹附著之

書朱子所與先世二書

按傳之諱先休寧陪郭人宋開州團練使全之子痛父死節于金誓守先墓不仕力學好古隱居邑之東山號東隱嘗以書問道于朱子朱子嘉之以老病不



能卒業遺子永奇從學于閩數載學成乃還永奇字  
次卿號格齋兩世著述悉燬于兵燹惟格齋雜藁一  
帙與朱子二書猶存惜哉考程氏譜友朱子者二人  
休寧會里大昌字泰之樂平石城房起宗嘗知建陽  
縣師朱子者五人婺源環溪房洵字允夫德興新建  
房端蒙字正思與其從曾孫珙字仲璧其二則傳之  
與次卿也當時所得朱子文字書簡之類間載大全  
集中今撮為一卷以見家學淵源之所自使後來者  
有所觀法知自力于聖賢之道而不墮于俗學之陋  
云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五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六

題跋

書婺源龍陂宗家前村先生傳後

敏政平生於鄉先達最重前村先生自方之為人求  
其世次遺書累年不獲成化壬寅大會諸譜亦無所  
見竊意婺源之程遠近畢會惟龍陂之程未有至者  
先生必出于龍陂乃發書以問婺源教諭陳君簡陳  
君得其譜于文公裔孫儒學生貞轉以寄示則知先  
生遺書不幸盡燬于元季兵火且續譜者又以前村  
之號及其平生履歷誤歸先生從祖崇禮而於先生  
之名反無所述其不幸又如此夫先生之名見于



國朝頒賜易經大全書昭如日星何可泯也敏政因錄此傳附其譜而歸之嗚呼為子孫者於上世之名尚有舛誤則亦何難夫他人之不以闕止字我為宰予予我也哉

書洪武欽定康郎山功臣廟位次後

按康郎山功臣廟正殿所祀者十二人先祖位第七考甲辰年詔褒贈諸死事者先祖得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定相當時亦詔南昌守臣上諸死事者賜廟食先祖位第六得贈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安定侯蓋兩不相知也後有言祀典重復者詔除去南昌位次正存其祀至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

祀功臣于鷄鳴山以梁國公趙德勝等百九十三人附食先祖與馬時有建議諸在外廟食者宜加褒卹於是丁普郎等俱進爵賜謚先祖亦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封安定侯謚忠愍詔命說文皆已進 御會執政之臣連獲重辟詔革中書省升六部省中文書皆報罷褒功之典未及頒行蓋有司不能決白上 請故也朱學士一齋第三集備書其事近始見之因記往時在京師於武靖侯趙公家見其先祖梁國公碑文尚書陶凱所撰其題銜用洪武十一年者後於皇明文纂中見梁國碑文乃司業宋濂所撰其題銜則用甲辰年者當時頗以為



疑以今先祖碑文觀之蓋當時褒典雖下而未及頒於廟中也故今南昌及康郎山功臣廟自趙德勝丁普郎以下皆仍用單辰字官爵竊恐後人致疑於異同之故謹詳著之

書文丞相真蹟後

予嘗與編宋元綱目考元初脩宋史稱陸公秀夫為左丞相文公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公陸君實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久之鄧先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止僉書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

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悉改舊史之誤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為相已久憚于驟更惟彭文憲公與予意合遂奏御而梓行之予又考洪武三年正祀典詔謂忠臣烈士豈可復臣異代凡異代所加贈謚宜悉罷去止稱當時官爵唯孔子為帝王師封謚如舊此

高皇帝萬世之獨見也景泰間忽有為文公請謚者禮官弗察上請謚以忠烈既非文公本心又悖

高帝詔旨知尊之而不知所以尊之蓋嘗置憾焉近過武林得會亞參安成張君實獲觀文公真蹟景仰之餘輒附此說或可備後來脩史議禮者不審之一戒



云若文公忠義大節及翰墨之妙方伯廷平劉君南安守華亭張君言之已詳茲不復贅

題雪樓遺墨後

右元翰林承旨雪樓先生程文憲公遺墨一卷蓋送其故人笠峰陳教諭赴舒州詩也詩在集中稍有點竄然非大義所繫公五世孫故太常少卿景伊購而藏之景伊之子楷來京師間出示走請識一言走觀元之君其賢者蓋莫如世祖然猶徇其國俗內戎而外華抑儒而尚吏重北而輕南雖得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之言然後漢人獲齒蒙古儒者獲與吏偕進既又得文憲公而用之然後南人獲齒漢人典章文物

煥然一新而元之俗不純于戎狄治不專于吏胥蓋文正文憲兩公之力見于史者可考也若文憲公詞翰之妙則其功行論建之緒餘爾然在當時片紙寸墨人已知愛重之而况後世哉况于其子孫者哉是可寶已公之先居新安篁墩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忠壯十世生唐歙州都知兵馬使灑別居休寧漢口都使長子仲繁九世生巽其一子自成傳三世生宋端明殿學士玘其一子緒再遷閔口傳五世生司徒孝肅公翔卿始居建昌是生文憲公文憲四世生珉則景伊之考也都使幼于南節居休寧陪郭十二世生元江潮儒學提舉榮秀實伊川先生七世孫



之來繼者蓋伊川之後從渡江而南居池州與陪郭之程有宗好焉提舉三世生萬戶安定忠愍侯國勝忠愍三世是為尚書少保襄毅公走之考也景伊距忠壯三十五世走距忠壯三十五世然文憲實以弟嗣兄則走於景伊相先僅一世爾其昭穆蓋燦然也漢口宗人與景伊世父翰林侍書南雲公嘗通書合譜手跡具存走又嘗至閔口尋文憲公之故宅往來喬林翠阜之間但聞溪流有聲而百年遺老多已漸盡不可復識矣乃今獲觀公之真跡恍然如奉顏色聆謦欬于數百載上亦何所幸快于斯因竊論公之大凡而詳著其世如此俾觀者有考焉

書儀禮逸經後

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有板刻在太學事見國朝楊文貞公集中而文貞別有三禮考注跋語稱文正公之書為其鄉人晏璧所竊又私加刪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文貞之子尚寶公叔簡亦稱其家藏本多散軼今少司寇何公廷秀博洽好古間嘗語之因各加搜訪凡十數年竟無所得會友人羅太史應魁重校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訂也成化癸卯春自新安起復北上始得于吳貢士楊君謙之家間以語司業費君廷言廷言謂理故書



板嘗得零星者數種於瓦礫土苴之間蓋所謂逸經  
者在焉而亡其半矣因以君謙原本相付將刊足之  
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無徵幸  
大儒君子者出每舉于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  
者如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廷言方  
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  
惠後學豈淺也哉

書朱子鄉約後

鄉約一卷出于程門高第藍田呂氏成于文公朱子  
蓋酌古今之宜而加損益使人易行且可久也古君  
子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然推行之必自近始一

鄉者一國之準也崇禮讓黜澆薄以漸復隆古之治  
寔此乎昉之顧後世言政者忽焉而有志于正學者  
所深慨也吾宗姪節之以明經第進士擢工部主事  
分司濟寧公暇取鄉約手校而刻之擴先正立教之  
功以為 朝家興道善俗之助其志遠矣彼謹簿書  
以為政集詞章以為學而猶惺然以儒吏自名者豈  
及其本哉

題吳庶子原博所藏放翁帖後

放翁此詩甚流麗字亦活動可愛觀詩後所自題蓋  
亦自負矣原博同寅實藏此卷每齋居必携至相與  
把玩又之而未暇考翁之出處也一日檢宋史得翁



兩事云高宗時有中貴人市珍玩以進者翁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悉屏而不御小臣乃不體聖意私買珍玩以虧損聖德乞嚴禁絕又應詔言頃者有以師傅而領三衙有以太尉而領閣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翁所建如此而宋史浩以善詞章薦之豈知翁者哉

題仇司訓東之所藏雪菴帖後

廣陽趙參議伯顯天順中嘗見此帖于何懷中書家後有雪菴題名印識然東之故藏此帖非新購者意當時所書非獨一本也觀者疑為山谷筆則不類遠甚蓋山谷勁而熟風骨峻整雪菴勁而生蘆稜太露然皆名筆也予素不學書但以跡推之如此能書者賞鑒當別有妙處予不足知之

瘦竹卷跋

吳郡陸君宗仁宦居京師玉河之東擅竹于庭以瘦竹自名士夫間多賦詠其事者君亦有詩云昔者古人若沈約之病貫島之詩鐘繇之字時以瘦竹而物之瘦者莫踰於竹長身而堅貞虛心而勁直者蓋以比君子然則瘦固君子之體君之身瘦而詩出其詩瘦而清見其字于篆籀圖史瘦而勁宜士夫之有取于斯而賦詠以界之也然則飽不稱清風有與可之饒有贊寧之癖吳日殆將有不記之肥而



世之肉食者求分其半席將不可得矣惜乎後學  
南不及叩琅玕之節掃新籥之粉標言戾于為君賦  
之

書瓊臺吟稿後

禮部尚書瓊山丘公以學識才氣聞天下天下之人  
當公憲者指不多屈然獨心進予為可語予蓋茫然  
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公每謂作文必主于經為學  
必見于用考古必證于今鄙意適然遂為知已故公  
有制作必示予予得縱觀焉如所謂大學衍義補者  
已經進御他如世史正綱朱子學的之類率皆有  
關於世教人心不可少者至于詩文總若干萬言雖

間出于應酬之作然一不求合于時好直趨秦漢上  
薄騷雅故竊評其文如大江長河一瀉千里雖折而  
為三播而為九顧其原必自岷山星海扼底柱東瞿  
唐以為奇而後沛然東向莫之禦也其詩如仙翁劍  
客隨口所出皆足驚人雖或兼雅俗備正變體裁不  
一然諦視而微諷之氣機流觸天籟自鳴格律精嚴  
亦不失人間矩度蓋予僭評如此惜予孤陋方以妄  
庸見斥于有道之世去公益遠將不復聞公之教而  
尤獲覩公制作之富得我師焉願其病散淪落之餘  
才力不足自振然以其所得於公者或綴以為文或  
聲之為詩亦足以誇野僧壽田叟而與牧唱燕琴



長于寥閭無人之境獨非幸哉因書公所謂履歷  
稿者以識別亦以見予之負公所知云爾

。書釣臺集後

予家新安往來釣臺下必登眺裴徊瞻禮或書  
間詩版廡下文刻追慕先生之高風而談者必  
載弗完為憾然先生豈以是為加損哉迨過嚴州始  
得觀同守鄜君時用所刻釣臺集十卷則誠完矣然  
猶若有遺闕者提學憲副鄭君廷綱太守李君叔恢  
託予訂之因增入新舊記文銘贊詩辭六十餘篇而  
識其後曰凡頌先生者言人必殊竊意其有未究先  
生之心者夫士生百世下尚論古人亦徒據史家所

記云爾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願  
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  
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之頃謂帝差增於  
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至  
洛陽年六十有八帝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  
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之腹而其偃卧道故舊曰我  
固不能下汝邪此何為者雖不忘于同舍燕昵之樂  
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先生卧不起語不應而曰士  
固有志也且帝方委政侯霸之家世素以宦者進  
又顯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  
先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



賢傲物之罪乃共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  
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蓋  
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泰山奏  
祥瑞班圖議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所同學者何學  
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使先生為  
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  
史謂光武通尚書且有謹厚之譽其所為若是何也  
蓋人常謹于微時驕于既貴况貴為天子而加以功  
成志得者哉其輕士固宜然士固不能為其所輕  
者先生是也秉彛好德人心所同立懦廉頑蓋有不  
期然者先生則豈有意曰吾將以是起天下節義之

風哉雖然先生以布衣不屈于萬乘光武始終優容  
之至於寤寐不忘則帝之賢又於是乎不可及已惜  
予舊學荒落聞見弗廣無足副三君子之心客舟匆  
匆亦不敢濯纓灘下以溷先生釣遊之處謹什襲歸  
之而獲附姓名集中既以自幸亦以自慙有不知其  
所云者矣

書古穰續集後

先師文達公古穰集三十卷走所編者梓行已久公  
子尚寶卿士欽及其弟錦衣千戶士敬菟其家之所  
藏與得之四方者復畀走請次為續集以傳敬諾之  
而未暇也邇者蒙恩納祿屏居山中始克定著為二



十卷如右嗚呼公之沒今二十餘年矣天下之人猶  
頌其盛烈思起之乎九京而不可得則公所為不朽  
者豈直文而已哉士欽昆弟名位日升知先訓之為  
重相與謹之不遺餘力蓋君子之澤益衍益長如此  
為善者可以勸矣獨以走之不肖行毀業荒不能副  
公之教而謬當編次校讐之責恒思議者不足尚累  
師門每作復止然士欽之託甚堅不可以弗盡也謹  
什襲歸之而竊識其後

書朱陸二先生鵝湖倡和詩後

按此三詩二陸與朱子會講于鵝湖所作考其時所  
論皆不合而罷蓋二陸早年於尊德性為重故其詩

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為訓詁朱子早年於道問學為  
重故其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為禪會兩家門人遂  
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  
不能平恚其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深自悔其  
支離之失凡七見于書劄之間蓋不獨以替己又以  
之警人而陸子亦有追作暴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  
之語見于莫東蓁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  
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後進者如此或乃謂  
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  
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為己者不可不深考  
也



書虞道園所跋朱陸帖

按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向來泛濫真不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明道嘗為新法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畧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而忠宣公於碑文剛之况學識之下先正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書劉教諭所注武夷棹歌後

晦菴先生武夷棹歌注一卷今休寧教諭南海劉君孟純述其所自得者也晦菴先生身斯道以啓來學蓋凡有言莫非道之所寓况是詩也劉君可謂篤學而美於世之言詩者矣當時御史沈維祖劾先生十

罪此詩亦在論列中蓋指其末章尾句以為不臣也噫詩之不幸若此而劉君乃憮然百世之下味其詞思以發先生之心則人之所存其相去何啻霄壤哉吾於是為之三嘆不能已書其後而歸之

元萬戶吳公與富溪程北山處士詩跋

元建德路判官兼義兵萬戶吳公訥五言律詩一章與富溪北山程處士安道者今百餘年矣蓋元之季所在盜起民不勝荼毒而起山谷團義兵畫保境全民之策者惟吾鄉獨盛若吳公與安道其一焉味此詩則厭亂思治與夫遠害全身之意隱然溢於言表讀之可以想見一時友朋相與周旋世故之狀使人



慨然不能已考國史傳記蓋婺源大坂汪公同最先  
倡義而休寧黃源吳公觀國溪西俞公士英及其子  
榮萬川任公本立及其弟本初星洲葉公宗茂與先  
高祖安定忠愍侯皆起應之而黜之汪公成德祁門  
之馬公國寶汪公均信程公德堅婺源之許公次誠  
遙相應援者尤多漢口程公兼善最先死義而瑞溪  
金公賓賜恭塘程公均佐與吳公皆以知兵受薦分  
道捍禦而吳公於安道實引以共事十餘年間勝負  
相尋或內附 本朝或乃心元室各盡其力之所及  
而後生小子能道其事者則寡矣予獨念安道當多  
難之時口不言功值維新之 朝身不求仕智名勇

功居而弗有其畜之深發之弘者要亦不在諸公後  
蓋安道兩子勇望皆賢而勇之子永昌永昌子慶祥  
尤倜儻好義以松友自名一鄉之善歸焉慶祥與其  
族兄永寧彥彬力以脩復先業為志而永寧號竹友  
彥彬號梅友一時昇峙於富溪山水間白髮蒼顏見  
者起敬不必簪組其貴而德孚於鄉不必章縫其業  
而教成于家豈非北山處士食其報而未盡者將於  
是乎發之也哉慶祥之子宗盛老成孝友思引其先  
烈而弗替乃得吳公此詩於其從弟正思所相與裝  
演成卷請能詩者繼聲其後乞走一言表嘉其志為  
詳著其事于首簡使讀者知前人起家之難必修身



慎行以迓績于方來俾北山之名遠而彌芳富溪之澤久而彌長庶幾可以增輝斯卷豈徒曰存先世之手澤見當時之契分而已

跋陳定宇先生小學字訓註

故定宇先生陳公為吾鄉大儒號朱子世適而學不為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補于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學字訓註亦其一焉字訓本蒙齋程氏著蒙齋之先亦出新安徙德興蓋朱門高第而此編則嘗見錄于朱子以為大爾雅者故先生芟舊註之蕪穢而加精約焉以惠來學惜乎刻本文而刊先生族孫為儒學生者曰榮曰鰲鳩工人重刻之間奉以相示走

竊聞伊川夫子論善學者以為求言必自近又曰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然則是編之行豈直幸夫鄉塾小子而已誠於是而有得于心學之梗槩然後進讀聖賢之書將必有所悟入而不至茫然四騫于口耳之末亦庶幾為不負于先生所以註釋之意哉

跋真西山先生心經附註

西山先生心政二經梓行已久然嘗諦觀之心經有先生所自贊其出于手訂無可疑者若政經雖首以經訓而附以漢晉隋唐守令之事凡先生所歷州郡榜示諭告之文亦雜附之乃自名之為經竊恐未然豈先生嘗手錄經史牧民之要備省覽而後人附會



以成之欲與心經相嫌故邪或者以心為本政為用  
庶幾成一家之說此尤不然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  
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大學章句亦以心之全  
體大用為言茲乃獨指心以為體豈非舛之甚邪况  
聖人之政必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制禮作樂修  
內攘外用人理財皆政之大者不一及之而規之于  
民社之間舉措禁戒之蹟誠有不可知者故今獨取  
心經為附註而政經未暇及焉以為誠有得于心學  
則舉而措之無施不宜其體備其用周有不俟乎他  
求者矣

篁墩先生文粹卷之十六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七

題跋

書朱子所書易繫辭後

右晦菴先生書繫詞易有大極以下百十有二字西  
山蔡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真處殆翻刻本  
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錢梓倦之手澤  
不忘可謂賢矣此段乃聖人微言經世啓蒙所發出  
而西山皆與討論焉固宜其得之深也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學者豈可自安于凡近而不玩心于此哉

跋西門汪氏藏名公翰墨

右名公翰墨四十八紙故西門處士汪尚書先生所



藏也宋端明殿學士眉山蘇文忠公兵部侍郎襄陽  
朱公元暉各一紙蘇帖稱仲車先生者節孝徐公也  
太師徽國朱文公三紙為吏部獻靖公行狀初本予  
嘗見其淨稿及此皆用烏絲欄蓋先正作事雖屬草  
不苟如此丞相吉國程文清公一紙為奏稿嘗在槐  
堂見丞相家有日記數十卷已斷裂不完此殆其一  
也將作監簿西城呂公沆一紙為自壽詩沆右文殿  
修撰竹坡牛之子竹坡忤史嵩之西城忤賈似道皆  
坐閒廢士論高之宋史並有傳建德路總管虛谷方  
公回一紙稱呂公內機學士即西城也元中書左丞  
烏古孫公幹卿二紙為楊仲弘黎芳洲詞幹卿名良

楨號約齋字流麗在于山伯機之間仲弘字伯謙浦  
城人芳洲名廷瑞江右人詩家巨擘也奎章閣侍書  
學士青城虞文靖公一紙為汪用衡詩序行欵歌反  
字體模糊蓋失明時所作用衡名銓亦出西門序稱  
其五世祖叔耕即柳塘先生師朱子而友西山者也  
禮部尚書宣城汪文節公聘君師山鄭公玉環谷汪  
公克寬禮部員外郎黟南程公文 國朝參政金陵  
端公復初欵鄭公文成提舉吳門朱公德潤太子正  
字四明桂公彥良教諭會稽屠公性翰林編修金華  
蘇公伯衡共十紙皆與吳季實季克者季實名國英  
居歙鳳凰山從學環谷仕至長洲學諭季克其弟朝



英也師山環谷黟南皆吾郡碩儒而文節之先亦出  
婺源蕭溪一時文章節義之盛可想見也德潤字澤  
民以繪事名吳中復初帖稱 今旨到府有吉安之  
委蓋吳元年事明年戊申改元洪武矣久成後更名  
士恒字居貞既又以字行居歛長齡橋叅政河南而  
伯衡彥良 國初文章巨公也駙馬和陽王公克恭  
翰林侍講學士風林朱公升徽州知府江右權公緯  
河南李公訥推官徐公遜及劉公昭文某公良柄共  
六紙皆與唐仲實一名桂芳號白雲故筠軒山長元  
之子仕為徽州路教授父子皆以文名風林詩稱杜  
君者元侍制清碧先生杜本命也克恭實繼衛國公

鄧愈鎮徽州好賢下士而李公帖稱守職粗遣惟慮  
民貧不能應承且問政乎仲實甚切徐公字敏夫號  
靜學詞亦豪雋可喜一時賢守貳也風林與環谷諸  
老相後先而際 龍飛之運為帷幄元臣斯文之窮  
達固有數邪昭文不知何許人嘗見江敬弘斐然集  
載其與會稽唐肅輩在濠梁結詩社疑即其人也樵  
墅韓公廉及彥良二紙皆與婺源馬氏其稱敬齋者  
為馬肅曾而能詩仕為江西醫學提舉樵墅亦出婺  
源詩畫與字號三絕其齋則賢者肅之子也泉州路  
總管鄭公濤徽州通守何公翔卿榮澤丞余公鑄及  
揭公樞鄭公斌與仲實共七紙皆與呂旭者旭字德



昭西城之裔號菊籬仕為延長教諭仲實後一紙即  
跋此卷者禮部侍郎朱公同代書之考其詳則知前  
蘇米朱程四帖本出呂氏而樞則豫章學士文安公  
之孫同則風林之子也滿本作潛字彥昭號樗菴居  
貞之父鏞字子韶號尚友居休寧鳳湖而斌之名亦  
見朝野詩選中豈亦長齡之鄭乎小山張公久可翰  
林修撰鮑公頻進士董公仲可共三紙小山四明人  
別號醒吟居士以樂府名當時頻字尚炯居歙棠樾  
師山門生也劉公翼南一紙為琴趣兩字翼南號拙  
菴仕為禮部屬蓋尚古先生博學能詩而尤善琴故  
翼南書此貽之左都督追封定邊伯沐武襄公昂一

紙蓋武襄鎮雲南嘗專書遣使迎先生將授其指  
聞之當時以疾辭亦不能往也先生諱德字以名於  
先曾祖妣太夫人為從姪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正統  
中嘗拜之子生晚不及見也先生之孫時春嗣藏此  
帖每相與摩挲撫玩不勝手澤之感而一時老成前  
輩漸盡已久因少著其出處之畧附卷尾俾觀者考  
焉而凡名蹟之焯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悉數云

題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  
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  
立儒廉貪之志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其餘小



者若彈琴止記履霜一曲大者若摘中庸于經禮中  
教橫渠張子尤秦漢以來未有也然則學不知要而  
欲大有所立于天下後世烏見其可哉走過姑蘇晉  
謁祠下緬仰風烈不勝懷思既謁之明日公嗣孫從  
親勢此頌真蹟至舟中得拜觀焉竊附鄙意

書李雲陽先生進思堂記後

右進思堂記一通元江淞儒學副提舉一初李君撰  
元制字國等路權茶提舉置司徽之休寧至正中貫  
雲石學士孫子素來領司事而君方同知婺源州此  
記所為作也石刻燬于兵而國初弛茶禁故司為  
廢茶稅歸于家蓋嘗得此記而誦之鑿二乎匡時之

策究本之論非苟焉應世之作而猶以未得睹其全  
集為憾弘治初被放南還始得所謂雲陽集觀之蓋  
君族孫今學士賓之所輯入梓已號精詳而此記闕  
焉竊意是篇在集中當不可少者今歲入朝首以相  
語賓之請畀而附刻之因錄一過如右予鄉故寶箴  
君遺墨最多聞溪西俞氏有節士碑亦君所撰求之  
云為有司輦致婺源學磨去舊文以刻科貢題名矣  
既又聞當時有不忍磨去者止刻其背但移石寘近  
壁使不可摹爾急令一工人往圖之僅摹一紙將俟  
來歲而春初火作廟學一空所謂節士碑亦煨燼無  
餘矣惜哉予見賓之倦：手澤每得必記其所從來



以示不忘其繩武之業將有在此帙之外者因較碑本相貽而并識之

書論語或問

或問氣質之說一章尾闕四十三字或問見善之說一章首闕十五字蓋當時板本弗完也不知者取語錄中九思二段勅入以克或問文勢大不類今考集或及通釋中勘定如此而九思章下亦原未有或問其妄甚矣續刊者宜補正之

書尚約文集後

右尚約文集二十卷故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恭和蕭公著而公之子昉所編也初予被放

還新安昉通為祁門學訓導嘗携此本過南山精舍請校刻之久未有以復也會予入朝昉以書請之不置因校一過而嘆曰文固不可易言然亦有不可少者六籍之文與道為一蓋淵乎邈哉其不可改也至熟讀而徐繹之則誓誥論議之詞朝野賦詠之作及史官之所記胷子之所肄者雖歷數千百載道術分裂純駁正變不可以相次然帝王之敷令出治士君子之輔世酬物惡能去此數者之目而別為一道哉譬之時世未嘗無方圓而六籍者規矩也謂物不能盡出于規矩而并廢其力之所可及者過也我朝自



高皇帝注意翰林之臣不勞以簿書俾專代言之任又  
治勅興作者輩出

又皇帝又開內閣慎選其人以充

列聖相承得賢益盛若公則固一人焉公宣德初舉進  
士高第歷三朝為史官奉經幄教國子司宥密  
前後三十年其文多本之六籍而力之所及者固將  
以宣大猷輔典學成造士鳴一代之盛至於卷  
冊所遺金石所刻載一時之政令述前輩之師友論  
四方之風俗備檢索資見聞所謂不可少者亦豈必  
專于文而後為足傳也哉公正統中與先尚書襄毅  
公及侍郎葉文莊公相還往甚善先公叅政山東時

公所贈言在集中可考也矧昉之賢克以經術世其  
家而又倦先德若此用書其所見以論觀者若公  
之大致則尚書瓊山丘公前已序之茲不贅詩十卷  
亦先梓行不在集中

### 書大雅堂卷後

右大雅堂詩文一卷其篆古為周伯琦其記為宋潛  
溪舒于貞其傳為蔡淵仲周湯董宗文其詩為劉彥  
明程邦民周牛治皆元季及國初名流凡以為鄱  
陽胡氏作而今刑部員外郎韶所藏也韶六世祖振  
卿元至正中起鄉兵拒群盜捍州里行省承制授鄱  
陽路判官不幸死于義妻趙挈其孤備歷險阻卒能



續其夫之祀而以節聞見于傳者可考也夫當天造  
草昧之秋臣二其主婦捐其夫者蓋不可縷數而烈  
夫貞媛見于胡氏一門宜諸君子為書其詳歌其事  
以補史之闕而風世之為人臣妾者乎予竊念士不  
幸生亂世至於舍生取義而其間有黯然而不幸者  
尤不可無白也傳稱至正乙未冬陳友諒寇饒城振  
卿挈家左次浮梁糾集鄉兵未果丙申九月罹歿人  
汪童叛遇害嗚呼此所謂不可無白也童本作同吾  
郡婺源人亦元季起兵捍州里者歷官淮南行省左  
丞以忠勇聞東南為張士誠所害東山趙先生沔為  
立傳其載丙申九月事云同率眾二萬破鳳遊山諸

若直抵浮梁連戰皆捷將乘勝復饒城主帥忌其成  
功乃還以當時事勢度之蓋鄙歎兩軍倉卒之際互  
疑其為友諒之人而戕之不審焉甚矣其為不可贖  
之憾也昔段匹磾劉琨同討石勒以匡晉室琨不幸  
以見疑戕于匹磾匹磾亦以不屈死于勒史臣兩予  
之蓋亦矜其志畧其跡有不得不然者矣予故誦振  
卿之事而著其說如此

大明麗天海宇寧謐士女之生斯時樂豫嬉恬各職其  
職以自進于良臣淑女之列而追悼昔人獨為其所  
難者豈非我

高廟定一之功及



列聖休養溷煦之澤而然於予於是重有感焉員外君起進士為刑曹才譽甚美殆忠節之報食之而未盡者當於是大發之以為世勸也歟

題范太史文集鈔

太史范公淳夫文集五十九卷秘閣本嘗請閱之因手摘鈔為十七卷又取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宋史傳附其後為一卷如右公為蜀公之從孫申公之壻温公之門人其所嚴事為康節明道所同僚為伊川東坡於經史皆有著述而論語解唐鑑獨傳學者當時號講官第一而史臣亦謂其奏議可比賈長沙陸忠州誠確論也然予觀伊川在講筵自謂少温潤

之氣得淳夫來尤好則疑公為易親之人及觀東坡每對人戲謔屬其勿令范十三知則又疑公為難犯之士豈其稟之粹養之完而又盡一時家庭師友之盛故見於詞氣自然中節而無偏固淺陋之失也歟然則讀公之文者當識此意可也公歷官翰林學士坐元祐黨貶死南渡後追復龍圖閣學士嘗有請以正獻為謚者今亦不見于傳云

題汪文定公集鈔

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舊有刻本今亡而秘閣獨存嘗請閱之力不足盡鈔也手摘鈔為十二卷如右公諱應辰字聖錫其先自新安徙玉山舉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於朱子為前輩而講于  
朱子朱子極重其為人其任敷文閣待制日嘗舉朱  
子自代蓋其所見之高所立之卓所得之粹誠一時  
碩儒惜世未有知之者然誦其詩讀其書當心得其  
為人殆未可以言語相曉也

書艾郎中所藏山谷真蹟後

古之妙詞翰者不拘一律徃：隨其興之所到為之  
故自有佳處非具眼者莫識也韓子為樊宗師志即  
似樊文與孟郊倡和便作郊語豈故爾殊邪其才力  
兼人觀者莫能盡其揮闔檢縱之妙爾山谷真蹟流  
落人間者與石本亦大小出入不能盡同也武選郎

中艾君德潤以所藏九歌真蹟見示筆勢鄭重優裕  
畧無拘束跳逸之態如珊瑚木雖見者知其可寶惜  
予鄙樸素劣于書不足以語此計有具眼者因杜德  
幾而知衡氣幾則知山谷此本揮闔檢縱之妙為不  
可及也

書伊川先生真蹟後

右伊川先生親筆書一紙本出程氏而淪于師山鄭  
氏舊矣書稱光祿丈不知為何人考范太史集止有  
樞密趙公瞻神道碑一篇其贈官為銀青光祿大夫  
豈指瞻邪范又嘗誌銀青光祿大夫宣徽郭公逵：  
于忠孝實從先生遊則所謂光祿丈者又似指逵也



但書稱碑文郭乃誌銘為不同爾惟宋南渡以來若  
度正譚善心輩憶：訪求先生遺墨或僅得其門狀  
與斷簡亦什襲謹藏之况其手筆出于海東之後燬  
蝕之餘而紙墨完好炳然如新者孰是可寶已師山  
諱王吾郡碩儒子孫居歛西敏政過之獲拜觀焉因  
摹歸刻之家塾敬識其後

書先祖妣行狀後

敏政少從學于安成先生彭文憲公時未有所知而  
先妣夫人棄背先公以侍郎薛公之狀求銘于先生  
其間世系多失書者蓋先曾祖洪武中謫居北方家  
集散亡至先公始欲重訂本宗譜而槐塘孟公譜初

出中間不無有異同者嘗以真憾成化庚寅先祖獲  
尚書贈典法當立碑神道敏政因告于先生請易墓  
文為碑銘先生許之為更定其世系之失書者增入  
于孫之新育者且命敏政書其陰以定著家乘取驗  
來今蓋是狀之失書者有三忠壯公之後分居南北  
南宗出忠壯十四世孫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濠北宗  
出六合今大辯大辯傳十三世至宋文簡公琳與兩  
夫子子孫從高宗南渡與休寧之族聯居互繼而狀  
止云公取文簡之裔其失一也忠壯十三世孫瑞生  
暉：登四子粹實英秀而大辯七世孫巖仕唐為義  
武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封安定縣開國伯其子亦名秀今狀乃以博野  
房系于瑞下之秀而又以巖之官爵歸之其失二也  
文簡公子孫一房從南渡居鄱陽在元有中書左司  
員外郎宣誼生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社而休寧舊譜  
漢孝子南節居休寧陪郭十一世孫國贈中書左司  
員外郎于榮秀為儒學提舉實伊川七世孫之來繼  
者榮秀生二子長文貴次季榮又以繼伊川七世孫  
社僞儒行處士文貴子亦名社而狀本孟公譜系鄱  
陽社下其失三也其失雖三其實則非有異者舉始  
而未竟其終見此而不致詳于彼也嗚呼以他鄉異  
姓論人之世又聞于譜學其失固宜而子孫不審之  
責則有甚焉者矣敏政竊為是懼故繁其辭而不殺  
以告我後人亦使聞者知世系之重當慎而不可忽  
云

書吳氏所藏先世遺墨後

宋誥二家狀一休寧瑯斯吳氏家物也誥為吳士楚  
所受士楚嘉定元年進士又三年始授迪功郎歙縣  
主簿再加修職郎在咸淳元年誥中列銜首相賈秋  
壘次湘江古心也忠邪並進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况  
叔季乎蓋不十年而宋社屋矣家狀為吳騰所自叙  
騰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知欽州其舉主若陳司業  
項李待制性傳董皆一時名臣凡八薦舉極其贊重



殆清介不屈之士故歷州縣三十年猶為崇禧祠官  
則當時賢人君子之沉鬱下僚從可知矣吳氏後人  
曰孟高我從叔彥秀君之婿實藏此本間奉以相示  
蓋自嘉定癸亥抵今弘治丙辰二百三十年矣雖綾  
紙首尾少有脫落然兵燹之後文獻所徵求如吳氏  
之能保此者鮮矣為其子孫者尚謹嗣之而又力學  
耻羨庶無負上世之所敷遺者哉

書胡子知言後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觀其書  
而秘閣所藏亦無之恒以真恨因徧求之四方三十  
年不獲見弘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

語及之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  
得也會族姪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  
有篠堂圖書蓋故張節之惠副所藏者其間亦多錯  
誤遂手校一過別取吳文肅公真文忠公二跋冥目  
錄後凡書之見于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  
出而自為一卷又取文公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為附  
錄一卷蓋欲使此書彙次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  
去取也新安千戶于侯文遠之子應見予之倦于  
斯也為刻梓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竊觀胡子  
之書有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阻文公先生  
嘗誦之以警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必以此書為準



而後庶幾有所得乎

書經禮補逸後

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皆據舊賢所  
發有益學者然惟春秋胡傳纂疏綱目凡例考異  
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語去幾為  
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有  
郎曾公之序爾子族孫恕保每語及之恒切憤悵  
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處  
予之倦于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其  
有附麗而無刊補所改竄亦不過以烏為毛以子為  
執之類真贗之跡瞭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遺數

此本則先生之故書不可廢正矣此天不墜道而後  
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從玄孫仁知等與恕保  
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來和之子因為手  
校且摹先生之真于編首列為附錄一也及學者得  
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乃若韓君之書在東志  
保之尚賢秉義文彙仁知等之書在東志  
為來者勸

書魏氏家譜後

魏氏家譜一卷附錄一也銘家譜四篇楊山先生文  
公裔孫芳之所藏也其可見者中之高矣魏氏家  
家世姻互繼高者有忠襄公韓樞寧公定于泰政公



斯得名著宋史忠襄之族女鳳適魏氏子章坐太學  
而鳳之弟黃中無嗣以章幼子孝璿後之章次子士  
行無嗣復以璿幼子了翁後之然則鶴山雖高氏實  
魏產也黃中之名不見于譜而斯謀下注云表叔了  
翁然則此乃高氏譜以著鶴山之出繼當別有魏氏  
譜以著鶴山之本宗今不可見而名之魏氏譜者後  
人所加也芳既實奉此帙又什襲其雅言板本倦  
袒德而猶以不獲盡見遺書不減顧予末學仰止先  
正嘗於秘省得視九經要義惜其卷帙太多不能盡  
錄其所著渠陽襟鈔及大全集時莊誦以自益之他  
日當以錄本付芳竦有司之尚賢樂義者俾與雅言

並行廣正學于天下非但此譜為一家之書而已  
書大學重定本後

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為格致傳補亡有大惠于後  
學朱子既沒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襟于  
經傳中未及正爾玉峯車氏若水慈溪黃氏震魯齋  
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

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  
異而於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  
欲合諸家著為定本而未能也非所暇日默記衆說  
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他日獲放歸田當再加鈎  
鐸并訂其注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其



舊者悉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否也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七



